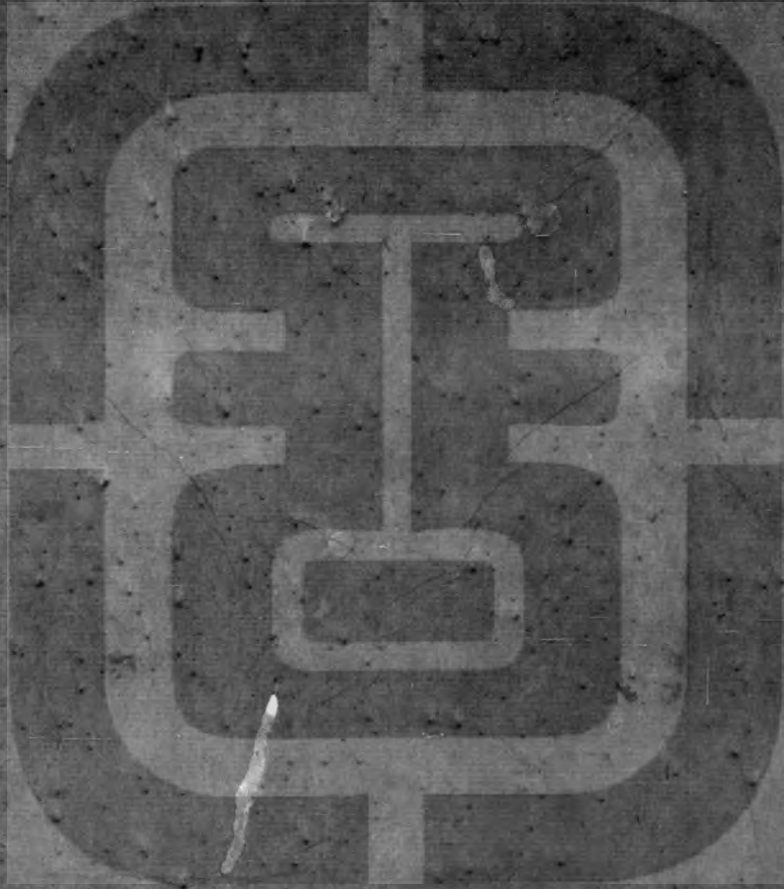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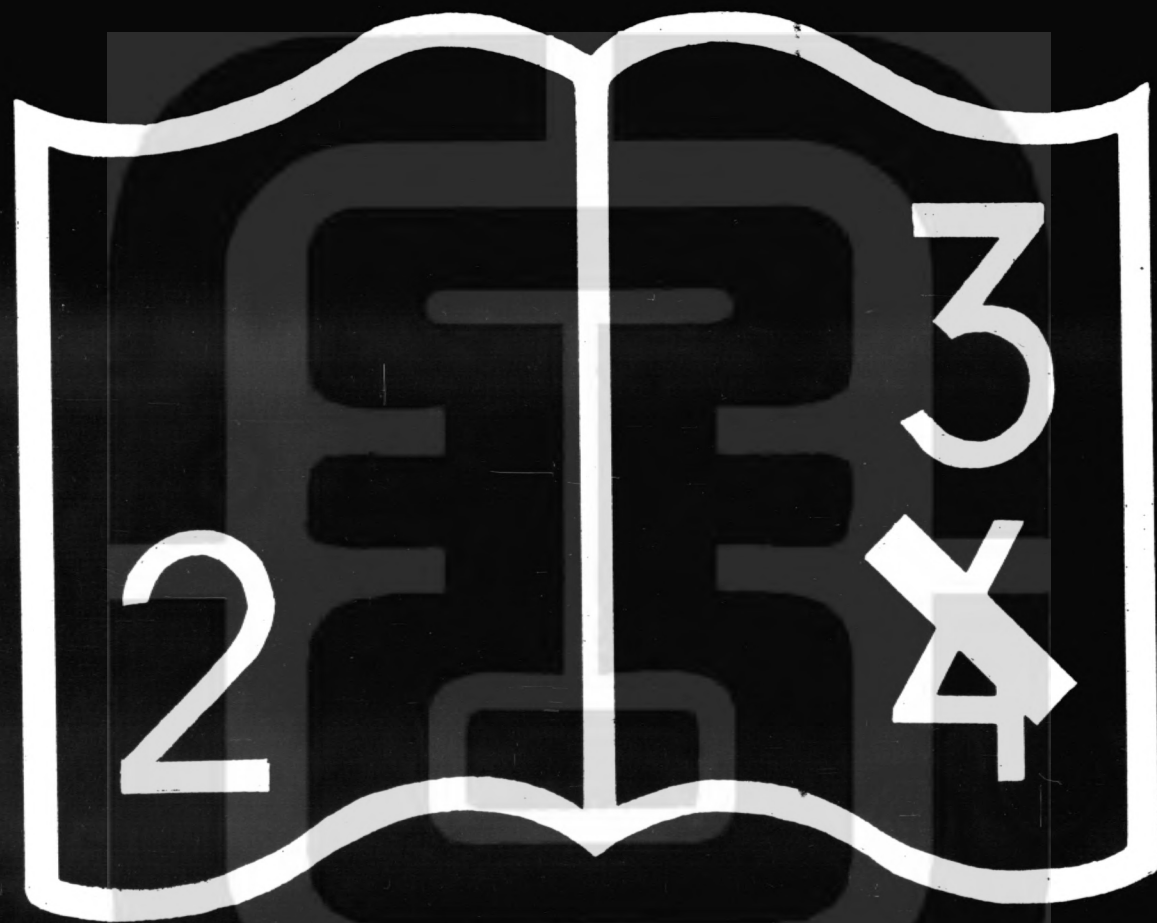


宋書





编码错误

应家书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宋書七十四

顏延之

臣沈約

新撰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太右光祿
 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
 貧居負郭堂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
 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
 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歿延之通
 家又聞其美將往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

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以主簿豫
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
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
同府主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
辭藻麗慶為謝晦傅亮所賞宋國建臺常鄭鮮
之舉為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愈補太子
舍人屬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傳續之

稱永初

舍人特尚書人傳亮自以文義之
約理暢莫不稱善徒尚書儀

延之具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
焉南盤陵之義之五頃好辭善我待接甚厚徐羨之
等疑以延之為隱居廬山不悅少帝即位以為正
員郎以兼中書事後義興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
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
平郡公卿又為始安太守二始黃門郎殷景仁

亦謂之曰所謂俗者後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
道經一江潭義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
意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
佩之浦頌節羅澤鱗舟泊渚敬祭楚二閭大夫
屈君之靈蘭薰而推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
明潔小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風迨時飛霜急節
高麗一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夢椒蘭身絕
鄂蘭迹遍湘干比物荃蕙定類龍鸞鳥聲益全
五六華日月如彼樹芬實賴費發望泪心

瞻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嗣元吉祐二年美之
等以微為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
步丘一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踈誕不能斟酌
當世見劉湛殷異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
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
辭世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外當由
作卿家吏湛深恨焉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
嘉入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可三戎以貞顯被黜詠秘康曰鸞鳥翻有時

龍山莊能別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空窮能無
動心所感曰屢薦不入宮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
朝進酒口沉飲誰知非真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
及生我康以其辭旨下獲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
為空塚都大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為小邦不政
有言其在都邑也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

今思此心更何猶復不悛當驅往東
目可隨事緣治殷劉言感無異也

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
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

好甚
葬應

款延之名常越置球軌瞻之皆慕思也

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
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願延之未能事生
能事死閑居無事為庭語之文今無世繁辭存
其正言曰子篇曰庭語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
吾年君欲方慮元草木故遠遂以未聞語爾在庭
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

今所載咸其素言乎平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
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
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
矣此其積意一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
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
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及道合公屏私尋尺
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念石爲量
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
之身爲德不末迹咸以可以承志況樹德立義收

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後人欲
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若丁不待慈
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
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僅知恩意
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差人皆由損夫內
居德本外美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聖器重時
體之茲冲不以所能于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
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於人出
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但敬慕謙通畏避於路

思慮既得後言其遠敵文則稍出而言稱未達論
間宜度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具之為
言以辯言所克見聲之取崇謂爭奪可獲言
不出於尸疇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
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百銳之志馳傾軛之望
豈悟已往有識之或入脩家之識乎記所云云
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已

聞之

夫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
前流所與焉得以成

三

之內
於黨非車之間竊和議以迷寡聞姐
以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身
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
衆視則慌若迷塗矢偶廢熏如深夜撤燭銜聲茹
氣腴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
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誅為心者未
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誦耳此蓋臧獲之為豈識
量之為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
譏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

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等除之
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
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
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
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厚富
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
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
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干以爲未達至分營蠶
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資富施

勤充其本合定其常以遠理勝之公等除之
之極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露曝之苦務
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
勿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
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
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
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
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
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

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為厚刻則物相
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意
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
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聖欲情嗜
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
也隅奧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
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
憮寡嘆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
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苦心用哉罰慎其濫惠

其言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
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
謹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
彌喪端儼况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推其容而
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諱惡賓交清
耳咲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
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
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

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嘆入一戾期變犬馬則
步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
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
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
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
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侮必
裁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踈
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
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

而家足日者幾既肯既病將裁其正若存其正性
舒其安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
違違而不皆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
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為
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
取無謀實立散千金誠不可能曉人之急雖乏
必先使施如三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父矣浮華
怪飭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
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者觀其淫

怪知生之無心爲是奇處能致諸非務則不擇
自貴不恭自止天數相者必有之咎既聞之術
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非氣一德真
體五常一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甘爲人寧
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
天至於下年乖遇中身逆合者豈可易地哉是
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
水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頹濁氣之昏尚蒸故
其言則燻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
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

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收則桂折故性明者欲
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主一自其以中
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
者不患深故樂之者恒苦術淺解以毀道多而
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
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
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
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

定不能奕棊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嘯
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謗議有
道所不免况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
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知物尤
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迺毀苟能反悔在我而
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
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察靜以期神道必在
何恤人言嗔曰富則盈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
惟形色塵慮或亦中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淡

必有家人誚讓非康深謀遠者何能不修其德
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人之志當自同古人
見通則憂淺意遠則德厚昔琴歌於編蓬之中
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心交難和盡
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言中志別若夫
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照以此託友金石可外言
待充其美實乃將議報厚之籠籠然後圖終
如或出此言或思無忽福利之易易則人之
所榮燿蠱穢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

有勤倦之情然鄙之謂曰肯之意此一塗所為
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
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則怒中妻子而趨耕織必使
陵侮不作懸企不姑明所謂賢鄙處官華野同
泰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假厥刑有恒為德不慕厚
貴有惜者以埋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
青盡無所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
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勲斷結納及聞
否命則輒舉離貳附會以從風應。尚必體易朝

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反斯為甚矣
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論論依
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
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
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盡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
伍觀驚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痛。又思安
順若異後已發將口誇人迫而又迂愈使夫度能
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
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

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為
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歌
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
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知易慮故
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芳與
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
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
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
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

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為心存從理之心道可慎
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以絀爾或去貧何由樂
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
樂矣之未嘗不樂也夫何不樂也曰過
飽之貴所以養生饑寒在窮空曰從道取諸其
身將非為論此之理理所用凡生之具皆定實
或以膏腴天性有以故養登年中散之所以其
不由外是以稱體知食貧歲愈曠量腹而收
家餘必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沈心得後

劣自復仁言明白人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合饑業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曾以己為度者無以言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音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六道之唯懷曲異故望鹿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必行人投分此倫序通九禮俗平上上獲其用下下何其和世

又方作後前休未遠今之

新莫有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駑及其間大極既

勝言假獲存遂又去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八剛清之才遽為丘壤回遑顧慕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合理合理之貴惟由與交幸有心靈義我無自惡偶信天德以逝不上慙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悲勿謂是賒日數斯密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脩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瞻

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
義劉湛誅起延之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
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
徒左長史坐啓買八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苟
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可鄙延之唯利是
視豈買陳閔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
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歷年
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忿非無已交遊闢首
迷麴孽橫興譏謗詆毀明士仰竊迫榮增

之心私情顧盼成疆梁之心外示寬求內懷奔
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譙班超肆罵上席山
海含容每存遺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
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
况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
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爾亮云教增耀
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乞下天聽以強受弱
免所居官訟持復為祕書監又祿勳六常侍沙
門釋慧琳以才學為太祖所賞愛之每召見常

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致白上曰昔同子參乘
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
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
過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坐罽絺布
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者無一人十九年
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
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為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
之人薄寵厚宿虛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
曆盡身彫日叨官次雖災載有塗而妨穢滋積

早欲啓請餘年庶赦醜老但時制行及歸草無
聊是以愧自負愆非簡息干黜拜歇難支質用有
限自去夏復暑入此秋變現齒眩疼根痼漸刻
手足冷痺左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
賴服比倦憊晚年疾所催一顧言引日臣上叩首
拜乞對與肅祇朝校尚恐匪在而陵廟奉事
有以疾怠官府親慰轉臨躬親息臭膚微過
字近臣回澤爰降賞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
藥養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真恩明世具報官署

知人端聞上憲固極不許曰以年致事元凶弒立
必為光祿大夫先是子竣嘗聖祖南幸郎諮議
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必出謀棄之書勸劾召
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
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于體巨不容不識劾
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
能為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為
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
一朝凡所資具供延之一無所吝器服不改宅宇如
舊常乘羸牛車逢竣輒簿即屏往道側又好
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積
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
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
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時年七
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
諡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
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
所著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側亦以文章見

知官至江夏三傳義奉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
太宗即位詔曰廷之管師訓朕躬情契慕款前
記室參宣海陽太守與伏勤蕃朝綱繆恩舊可
為中書侍郎美廷之第三子也

受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
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
道路宣政恒優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
事陵讎犯逆餘彼意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
謂謂夫自忘其親必將忘人之親自忘其親

則以申人之孝食子於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
桑榆憂息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
之道慮在末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慝
天其以免

宋書第三十三

宋書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宋書七十四

臣沈約新撰

臧質

魯曾爽

沈攸之

臧質字令文東莞莒人父喜字義和初敬皇后
弟也與兄喜並好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喜乃
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自至深澤以深陽令阮崇與
去獵值虎突圍獵徒並奔立取喜直前射之應弦

而創高祖入京城熹發子之移新相脩進至京邑
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
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
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
王家雖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卿以戲知
爾行參高祖鎮軍事負散騎侍郎重參鎮軍
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
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自是以將征廣固議者多
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厲止境極其塗上炭寧

一六合未為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
求從不許以為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
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
孫季高海道襲唐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
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
起為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太
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
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也
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

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便奔散成
都既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
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
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髮數年未
二十高祖以為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季為
負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為江
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為太祖所知徙為
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
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為良守
湛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身內史
為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
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既
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為益州事
未行徵為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
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畧命無章為有
司所糾遇赦與范晔徐湛之等厚善晔謀反量
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為建威將軍義興太守
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勗

擅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
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義宣司馬寧朔
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圖
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曹輕往
壽陽即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
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
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
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
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

許洛安共司馬王玄謨攻泗州臺不拔質請乘驛
代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以跋燾率大眾數十
萬遂向彭城以質為輔國以軍假節置佐率萬
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穴從僕射胡崇之
領質南司馬崇之副太子桂狼弩將軍毛熙祚亦
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獲之使崇
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
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並為虜所殺虜
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湛率

屬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揚方生又
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
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
也，以崇之為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頃行
至濁水，為索虜所克，舉兵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
皆為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為虜所敗，焉熹
祚司州刺史，脩之元子也。崇之熙祚並贈正員
郎。澄之事在祖父熹傳三。此戶既敗，其夕質軍亦
奔散，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

璞完為守，戰之，備城內有實，乃三千贖金。
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為命。及過
淮，食平越石，鹽二屯，穀至是，亦掠無所。人馬饑困，
開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路。資既破，崇之等守
一攻城不效，便引眾南向城內，以備守備。莫不完
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熹自廣陵北返，德恣力攻
盱眙，貽質求酒，質封澠，便與熹。熹怒甚，築長
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趨城東北，置東山土石填之。
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乃引六船欲於單山作

以河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擊大破之明日賊
而一方筋為折折上各嚴兵自也城內更擊不能
林亦遂於軍山立折水陸路並斷熹與質書曰吾
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比是丁零與胡
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
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氏羌死正滅關中賊卿
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卷書曰省示具悉竊懷爾
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請如此事不可具說
玄謀退於東梁坦散於西而謂何以不
言邪虜馬飲江水仰得死外年此期未至以二軍
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後人事寡人受命
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
生全饗食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
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
爾若不幸則生相鑿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
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壘之粉之屠
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
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

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
返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
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
廩相飴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
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謡曰
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
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荅引燾大怒乃
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鏡鏡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
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之

此書言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矣夫
豈可不知此福爲福邪今實臺格如別書自息
之時購新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
各萬匹虜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繩紐數百
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旣夜以木槓盛人懸人
出城外截鉤能獲之明日又以轡車攻城城土堅
寡寡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者相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
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燾

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車自海入淮且疾
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遣走上嘉質幼
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
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
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妻妾棄營單馬還
城散用臺產牛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
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

門生師顛報質具太祖崩口實

馳至高祖我宣又遣州祭酒從孫兩類起外命
報上祖率眾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使我
宣質請子奉都之間所具與我並述以欲相
慰悅下言曰臧敦等無因自賊急使鼠逸迷
昧過甚西良可怪敦質國賊勳質思誠篤亮方當
顯位恭人冀京蓋而子宗波遊傷其乃懷可遣宣
壁言益之成復本位劬尋錄得敦受大將三果我恭
行三叔二十厚給賜之義宣爲質報即日舉兵

馳名報世祖叔進質玩年北將軍質遷赴尋陽
與山祖統下世祖至和立帝即位以所與為都督江
州法軍事軍將軍開府法後因三司江州刺史
加此法驕常待節如故使質之所領法百下步
上古法至唐法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元祚等亦
自法初門入臨法質則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
質守胡塗甲仗法日人自防封始興公食邑三
千石之鎮助千餘兵法部傳法夜百餘法王六平乘
龍子蟠時世祖阻自法而質以少主選

之是事專行法多所欲及至尋陽刑政法質不
復誌稟朝廷益口鉤折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
松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
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闔易可制勒欲外相
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法名質於義
宣雖為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法驚曰君若何
意拜弟質曰事法中宜然特義宣已推崇世祖故
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
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

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
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
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
今專據閭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
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
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願
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將義宣義
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告門侍郎奉詔勸
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世祖短義
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
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
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世祖遣報質質於
是執臺使狼狽與兵士表曰臣聞執藥隨親非
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
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
義宣育慈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動越
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
正定繁有黨或染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

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覺重必貽剿戮乃成
紫毀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舊愛
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詭惑陛下
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負宸席圖於流議
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
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
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慙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
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言肯憤撫短策而馳
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邁星言
歷代位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朝
衣豈既盈愜心實足豈應但功非冀更希異寵
宜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
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
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未錄庸瑣奉
國微誠不遂渙浥之情以失四海之功至昭戮馬
劍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
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慨
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

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謨之萬人就弘世祖遣
 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
 屯梁山洲內兩圻築堰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
 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生禽軍王
 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兩岸元景
 檄書宣告曰夫華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
 邦紹曆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克民極孰能
 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_次期理高中世皇根
 帝業永流無疆夷陂遞來遘茲凶難國禍寃深

人綱鬱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_給章本

哀動精緝躬幸南郢親掃_上逆道援橫流德模

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誠質少負疵豐勞衣冠

不齒昧利誣天考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効

為心專方益民惟以侵剝為務官自賄至族以

貨傾是以康周隨覆命屠宗寃遠倉倉_入郭伯西

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徃莅東守_密南_密三

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

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庫割沒軍糧作牧漢

弘治四年

宋書傳

監生

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
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
獨返遂復携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
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暝於觀聽去
歲義舉雖豫誠款而渣留西楚私托崇戴奉書
致命形於心迹新宁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
懸在畧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重関自開僞衆
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河陳師勞不足甄定
於朝議虛張功伐扇動怨辭白謂斯舉勳莫
已若初或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趨帝城
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舒一介之心掩其不逞
之實分途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
爲疇自忝醜薄罔知涯浹干謁陳聞曾無紀極
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惡
躬王三遣之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久兼常曾無
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實靡有孑遺
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
動京邑醜聞都鄙棄逐舊章或委戮志勤魯尚期

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幸同連子敬
之壽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
勞黜實但稱伐在已不遠僚隸託各朝廷歸罪
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收過走斯養天
性愚狡質迷其姦論宜懷委杖逐外擅威刑內
遊房室質生與豐分俱不可詳究擢長數罪會何
足言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小國何賴實兼
恒情而不及謙冲之姿聖明之通順之訓蔽同卻至
理乖荒廢人途乃遠勿心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賂

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遺邪
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戲皇朝直以親狹
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識無所
守功弗由已必為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
恨心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
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冠忘哀曾
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茂聞重贓深掠縱慾已
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
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劬未禽凶威猶疆將毀

其私墮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云
速不日告平釋死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
德造育為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諛怙亂疑功未
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命荷風亦越光絕倫
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徇艱棘惟
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求慨望九江
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稟聖略俯
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謂夫薛竟陵控率安
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
飛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义已前驅僕謂卒
利兵凌波電進沈鎮軍蕭南接舳連旌首尾
風合驟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太司馬
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世並旄鉞臨塗雲驅
齊引羣兵競邁秘駕徐啓八變搖響言五牛舒旆
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參號星流若轉以上
臨下易於轉負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
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
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誨難用倒設

履安奉順聲奉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
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
未震雷霆者正為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
凶由人無謂為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
日心馳賊度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與義宣
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
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
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以質浮舟外江直向
石頭此上略也義宣恐所從之腹心劉謨之曰質
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剋然後
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尹周之攻胡子反柳
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
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
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勳之固爭乃遣
勳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戰死季之收衆而
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
伸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
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

言追劉謨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
 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
 繼之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
 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因風成火船艦悉
 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討季密已出
 走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衆悉降散質至尋陽焚
 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
 至西陽西陽太守魯爽平質之黨也至是懷貳誑
 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

一衆而走質先以殊夫羊冲為首曰劉季

長之既至冲已為郡丞胡底之所殺無所歸乃
 入南湖逃竄無食相道賊之追兵至寔急以有
 復頭自沈於水出外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
 心兵刃亂至腸胃皆噓榮水草隊三喪應斬質首
 得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江夏王西義恭左
 僕射臣宋季末曰以厥質底棄下才而着過深重
 窮其極也構煽凶逆變卒滔天志圖滅夏寔思
 取德辜過恒科象首之有國道與德及德來

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臾日限意使倭漢王李
事例漆其頭首義丁武庫庶為鑑戒昭示將來
詔可實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為征虜將軍雖烟
刺史質子敦為靈軍將敦自遣一是並為武
且郡所執送敦官云黃門郎敦弟敦司徒屬敦
弟敞太子洗馬敞弟敦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
孫未有名同諱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蒼會之
川內史劉懷之西陽太守仲儒並為盡力
遺部下并送糧食廷伏誅任儒之弟茂樂安

人之歷世祖高平王鏐撫百官百官為長史

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足之能有餘杜仲儒任

驥兄子也豫章太守宗子相孫冲之起義招質質

遣將郭會膚史山八討之為冲之所破世祖發

詔以為尚書都官郎中冲之太原中都人晉

秘書監成會孫也官口至右軍將軍已嘗太守後

事在劉琨傳沈靈雖以破質前宣於南陵功封

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卷勳之通直郎大司

馬參軍劉天賜亦亦山戰區送贈給事中

魯美小名女生於魯人
也魯宗之字彥仁晉

秦武大元末自魯出
陽歷官至南都太守

義熙元年起襄陽
刺史和壽進向江陵

以功為輔國將軍
又封尋城侯食邑

千五百戶桓譚句
之率衆馳赴事

在臨川烈武王道
號平北將軍高祖討

劉毅與宗之同會
竟鎮北將軍封南陽

郡公食邑二千五百
名象齒爽之父

之便弓馬筋力絕人
宗之自以

高祖舊勳屢建大功
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

見討猜懼遂與休之
比奔呈於撫御士民皆為

盡力衛送出境盡室
入羌項之病卒高祖定長

安執為寧南將軍
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

祖鎮襄陽執遣親人
程整奉書親欲歸順自拔

致談以笞殺劉康祖
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

遣招納許以為司州
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

跋燾知之常置左右
元嘉二十六年執死爽為

寧南將軍荆州刺史
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

弘治四年
卷一百一十五
漢

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突有
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充
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為芮芮所圍
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
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為中
書郎封廣陵侯或言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
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
遲為燾所詰讓秀復恐懼尋南寇因從渡河
天祚為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

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為殿中少監
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即入彭城會世祖遣
府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
罰為虜所獲天祚如書曰術燾深加愛賞或與
共輿常不離於側封為西安公燾北還蕃天祚
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以爲後軍者所不輕罰天
祚為燾所愛羣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
為山陽太守太宗初與四王同反燾在薛安都
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星王庫仁等共向壽陽與

弟瑜共破劉祖於尉武仍云二瓜步始得復秀乃定
歸南之謀盡還至湖陸夾塗可謂曰奴與公用有饒
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云共迎喪還葬外國都
虜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盡許之長
社成虜有六七百人來請之曰南更有軍可遣
二百騎往界上矣聽騎去夾之腹心夜擊餘虜
盡殺之馳入虎牢夾唯第二三弟在此餘家屬悉
自隨率部曲及願從人五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
計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鐸曰秀秀得罪不

弟負與易二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開門論
無偽投殞命不可還國無以近係南雲傾屬東
日益猶痿人思步旨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
遠夷庚壘寒隔同大地痛心疾首書慨宵悲虜
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眎貽
旋軍以殮過半昏酣沈酒忿性甚身亦秀等因
民之憤藉將旋之願齊契義奮鳥獸醜徒馮恃
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
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

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敷茂居著文武兼安
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接授以慰慶望老弱
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
穎川聶元初奉詞陳聞錄池驛以聞上大說下
詔曰偽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執節到
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銳梟剪
冀醜肅定邊城獻誠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
纘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
之宜即授任是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

可督司州陳留東郡諸軍事
可督司州陳留東郡諸軍事
同契士庶委征虜亦以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
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永安二郡軍事領義陽
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
事汝陰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
資給甚厚爽北鎮我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
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季也虜喪其境甚明季
四月入朝時憲已死上定謀略略五月遣爽秀

釋天祚等率步騎并朔州軍由上谷出許洛
八月虜長社成主永平公亮發驍乃同宗成走
進向大索成成主偽豫州刺史跋僕蘭曰喪身
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處之役伏檀山必可
會也喪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
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喪因進攻
之本朔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磔不
拔敗退水軍不至夾亦收口由還轉關數百里
至由疆虜俟其饑盡銳來攻喪身自奮

喪身入退走三十年元凶弒逆而譙王芳宣起
兵入討丞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
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突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
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侍江陵事平以爽
為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
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出意宿客凶則命士人
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秀在京師
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為右
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

弘治四年

卷之三十四

三

監生小月誤

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即位以爲左軍將軍出
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
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
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以其勇力
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
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
叛昔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
造法服登壇自號疑忌史云處穆中兵參軍楊
元勳治中使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嘗聞爽

之衆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
所造輿服詣江陵版表義宣表弟質等竝起征北府
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令
補丞相名質平曲朱令補車騎名備之皆版到
表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竝留竟陵縣不聽
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
遣弟瑜守蒙龍歷陽太守張劭請擊瑜世祖
配以兵力遣右將軍山謙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
水軍入湖分路竝會安都遂攻大岷爽已立誓

世祖以賊寇羣固未可... 後使量宜進止... 幼... 引軍還還下獄... 將軍... 慶之... 安都... 將軍... 與... 相過於小... 親... 前... 而... 醉... 安都... 刺... 倒... 馬... 左右... 范... 雒... 斬... 首... 傳... 送... 京... 都... 翰... 亦... 為... 部... 下... 所... 斬... 送... 進... 平... 壽... 陽... 子... 弟... 並... 伏... 誅... 義... 宣... 初... 舉... 兵... 召... 秀... 加... 節... 進... 號... 征... 信... 力... 將... 一... 軍... 當... 繼... 謀... 之... 俱... 下... 驛... 州... 刺史... 朱... 脩... 之... 起... 兵... 去... 下... 順... 安... 秀... 擊... 脩... 之... 王... 玄... 護... 聞... 之... 喜... 曰... 魯... 秀... 不... 來... 賊... 所... 具... 易... 與... 耳... 秀... 至... 襄... 陽...

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秀之道軍... 襲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出... 走... 眾... 叛... 且... 盡... 秀... 向... 城... 上... 射... 之... 中... 箭... 赴... 水... 死... 軍... 人... 宗... 敬... 叔... 康... 僧... 念... 斬... 首... 傳... 京... 邑... 贈... 義... 宣... 處... 穆... 揚... 元... 駒... 給... 事... 中... 度... 騰... 之... 員... 外... 散... 騎... 侍... 郎... 爽... 初... 南... 歸... 秀... 以... 爽... 武... 人... 不... 開... 義... 戰... 曰... 太... 祖... 請... 處... 穆... 為... 長... 史... 以... 補... 司... 馬... 後... 轉... 長... 史... 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 司... 空... 慶... 之... 從... 父... 兄... 也... 父... 叔... 仁... 為... 衡... 陽... 王... 義... 宣... 征... 西... 長... 史... 爽... 行... 擊...

宣領隊又隨義寧鎮彭城度征北府收之少孤
貧元嘉二十七年於虜高寇三吳收之亦
被發既至京都詔領軍監劉遵考求補白守隊
主遵考謂之曰君死國也是隊主言凶隨虜冬之征
討二十九年征西陽義始有隊主已口建義南
中郎府板長史義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
創事寧為大尉行參軍到平洛縣五等侯隨府
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二岸楊州舊置都
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運末初以後罷省孝建三

年後置其職收之掌是乃會稽孔燦掌
又罷能收之遷負外數又隨慶之征北
屢有功被笮則破骨世謂以其善戰配以仇步
稍事立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放員中
郎收之甚恨之七年遷之母夏苑是為龍驤將
軍武康今則廢帝皇示和年除豫章太守向車
騎中兵參軍直閣典宗越譚金華而所
寵誅戮羣公收之等皆為之男命與勳於侯
食邑五百戶尋遷右軍將軍增邑五百戶示即

任以例削封三少越謹念
可謀反收之後召八直
閣除東海太守未拜會
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
道以收之為寧朔將軍
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
時主立謨為大統未發
時有一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又絡驛繼至晝夜
不立異號不相與受收
之謂軍事自今眾軍姓
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
夜相呵叱便致取亂取
此之道也乃就電請號
眾咸從之眾軍皆為一
號軍督而大失人情彼
之凶惡將一死諸軍皆
不並倚節之

軍攻之為流矢所中死
軍中沈潛率五百人投
魏人情震駭並謂收之
宜代孝祖為統時遠安
王休仁屯虎檻搃統眾
軍聞孝祖死遣使勸將
雷江方與龍驤將軍劉
靈遺人率三千人赴赭
圻收之以為孝祖既死
賊不乘勝之心明日若
不
再或則示之以弱方與
各位相亞必不為已下
軍
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
諸軍主詰方與謂之曰
四
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
自固之地唯存殷孝祖

為朝廷所委賴鑄鑄文與之而反文或喪氣
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朝臣一戰戰者不捷則
大事矣矣詰朝之事出諸人咸謂吾應統之曰卜
儒薄幹出不辨及卿今此自能為統伯言相與
勳力之厚之興甚悅攸之出出諸軍主並尤之攸
之曰卿忘廉詰朝之實之言中邦吾本以濟國正家
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
濟艱難豈可自居同異明日一戰自寅訖午大
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之

濟國將置位

濟國將置位

濟國將置位

濟國將置位

濟國將置位

濟國將置位

濟國將置位

濟國將置位

實所金請軍事時常

劉詩屯濃湖以雪為盛米

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

及流查大得慶米攸之

在亦坊遣人鳩公讀

以公讀到懷實書呈大

督難梁南北秦四州鄂州

將軍領率之書校尉雍州

劉文宗... 來人... 相持既久...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劉胡自攻之... 敗之...

宋史卷三十一

二九

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上民口
穆之為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
引退為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留長
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寸將軍虎韶守宿預
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
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
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釜四周深塹遣
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
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乃遣清

人詐告攸之云虜都欲降求軍迎撫
吳喜納其說咸謂虜遣士人參之既而來者
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

徐州早宜還朝今虜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
來便當遣大軍相接若諸人既有志心若能與薛
子弟俱來者皆即假五石以奉鄉鄰唯志所欲如
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
宗復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既乾糧運
不繼固執以為非心往反者七上大怒詔攸之曰

卿者中求代彭城五 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
 人心未宜復用不也 卿所啓今便不肯為吾行
 邪卿若不行便可 以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
 進軍行至遲墟上山所追 令反攻之四逐至下邳
 而陳顯達於睢口為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
 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
 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
 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二幼彌立隆先沈誕
 守吳陸道量世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

求以言示一矣攸

之還

受進賄姜產之

年徵攸之為吳

領太子中庶子

州刺史人為政

顯向加恩

餘人而

莫聞有虎

夏少

取冠

軍高遵世

守衛不拜乃除左衛將軍

出為

兼

全

人

若

這喜不獲會則宿

徵發無度結治給

皇圖六年造聖聖

宣事進號鎮軍將軍

武不與宗在外蕃同

騎常侍給鼓吹一部

執太守張澹蜀上驛

素被徵新除荆州刺

國子監司馬出為嚴

雲南將軍自是日便有

之國子監司馬之義陽二郡

其後元年中宗出使之

賜命進號安西將軍加

拜會邑西民李承嗣

時荆州刺史建王景

蔡以宗未之遣

三

丁南北 秦八州諸軍

持節常侍如故至荆州以治

身甲常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

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微旨動

依之使道士陳公昭作云公書一函起云沈丞

相送付依之門者依之不聞言推得公昭送之

期是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依之

在陽今反朝死必舉云與依之同若

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威於是遣軍王孫同
沈懷與豐章馳下受鄂州刺史晉駿王變節度
同等始過夏口會休乾平還岳後之號征百六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同議
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
后令遣中使問彼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
寄之重換代殊為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彼
以觀察其音心攸之答曰尚同重恩名器至此自
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

挺可疆克斯任雖自上如此山丘敢厝心去留
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論懼憚徵議遂息四年
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
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一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
陵武陵並為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都罷軍
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東建平為岷中蠻所
破至是氏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
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乃景素反攸之急追峽
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赴平太守劉道欣並疑

收之自古異志阻兵斷絕不聽軍下時獲兵元
子天賜也荆州西曹掾收之遣天賜譬言說之令其
解甲一無所問獲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
甲謝愆收之待之如故後人獲兵為所司馬劉
道欣堅守建平獲兵譬言說一回乃與伐蠻軍攻
之破建平斬道欣軍直向宜道慶家在江陵收
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無直親戚十餘人求州
從事西曹掾收之為用二人道慶大怒自吳州取教
收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收之州道慶至都去收

之聚眾縛甲姦逆不仁楊運昌等常相疑畏乃
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收之州
府使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
收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收之馬障泥其
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黃帝即位進收之號車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劍二人遣收
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劍斫之具以
示收之元琰既至江陵收之復有異志廢心議
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反叛

彼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我士士萬鐵馬
二千遣使吳羅州刺史張敬兒果州刺史范伯
季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臺庾佩玉巴陵內
史王文和等發兒文和介其使馳表以聞伯季
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承十二月十二日敕
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
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
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
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彥深率

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
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
將軍高茂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
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軍中兵參
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
汝之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輔
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曹肅
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軍中兵參
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彼之將發江陵使

弘治四年
卷之六
正月

沙門釋僧榮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
不悅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
上至沈口云當問訊安西薨是泊黃金浦既登岸郢城
出軍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處盈口震懼不敢下
因攻郢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
曰尊冠賤履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
有憑凌我郊圻侵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
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燧擢自閭伍邀百戰
之運乘一捷之功鑄山裂地腰金拖紫窮貴於

國不富於家不稱於朝不無北面之禮受者志
昂即有專征之豐橘柚不知瓊璫罕入箕賦深
歛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號食珍食其心谿
窺其性從始至終以壯得老今送驅迫妖黨繕
集厄卒結豐外城送死中旬是而可忍孰不可
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州之義陽以軍事平
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負外散
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
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

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
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
開國男軍主彭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
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二萬又遣散騎常侍領
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
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
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
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齊順之輔國將軍游
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貞中即將軍
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船艦二萬駱
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
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
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
程隱雋輕艫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
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主領平越中郎將征虜
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沌陽縣開國子周盤
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愷龍驤將軍
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

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救勤龍驤將軍射聲
 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宓從僕射軍主成置等
 鐵馬五千龍驤後隊凡此諸師莫不勇力動天
 勁志駕日接衝拔距鷹麟鳥視顧盼則前後風生
 暗鳴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
 何險能堅然後變我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
 輅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役鞏成岳
 漁陽墨騎浴鐵為羣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
 日幸加三省其鋒陳營壁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

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
 斯斬禡射球唯功是與能車送攸之首封三千
 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
 飛火軍攝文書見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
 數攸之罪惡曰夫鸞弓射天未見能至博戈擊
 地多方安施何則此之昭昭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
 原也是以違乎天者固心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
 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漢賴七國連兵之勢
 隗囂恃誇阿據隴之谷無丘儉伐其踰海越島

之功諸葛謨於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
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密領巢為堅子英
沉乎行陳凡才斗筭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
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山自東或寂參累世
故司空沈公從父宗立陰愛之若子郊翼吹噓得
升官秩廢帝昏悖猜患柱臣攸之貪競棄機凶
不趨利躬行反噬請公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
大書等並受寵任朝為一才八回功共體出號三侯
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凶黨懼戮攸之

狹備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
布販君鬻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為酷此其不
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
為也秦始開闢罔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
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
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於伐彭泗望知宵奔重
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
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嶠之捷故
得推遷幸會頓升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

靈鼎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
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已以為慶此其
樂禍幸灾大逆之臯一也又攸之累登蕃兵自
郢遷荆晉燹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以重攸之
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筭器甲精器
銳士竝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
罔顧國典此其苞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
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恒用姦數既欲發兵宜
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

三也去管轄

起京師內異

侯之任居上

兵疆地廣故授顧沛

國家倒懸

身慮威遣弱卒三千

侯就鄂州

節度欲令判否之日

何其平日

責輕周邵爾時恭謹

此其故

持疑兩端大逆之臯

之累據方州... 滋長怨誘輕殺往者咸納...

結行信過... 任子寡幽不得歸其鄉商人

畢命無由... 教一入境輒加權護道逃出

界必遭窮... 大逆之梟五也又仇之自任

專恣恃... 諍相 吏若讎 遇民如草豎大半之

賊秦民... 刑鞭 西國士全用虐法一人逃亡

國宗補... 毒徧盟 虐如斑白獄囚恒滿市血

常沉男... 不得耕女... 行賊大馳道路號哭動天

教令初... 不遵表... 治... 以...

獨夫過... 殺之... 崇心靈友同 歡幸遂迷...

國深相... 嗾... 言... 然揚... 以... 此其下... 是

非同... 善... 情... 理... 大... 之... 平... 七... 也... 廢... 昏... 立

明先代... 盛... 文... 廣... 到... 深... 泰... 而... 做... 之... 善... 道

的... 敏... 以... 給... 萬... 夫... 主... 止... 晏... 夫... 不... 聞... 未... 道... 善... 業

會... 積... 旬... 無... 防... 風... 後... 至... 言... 及... 與... 所... 况... 其... 大... 逆... 之... 甚

也昇明產層思深遠遠望天子之情發其
骨肉之恩馳遣元琰衛使西歸並加崇授龍貴
書豐元琰遠西使應反命收之得此集乘車議
之恩不有盛德反生讎讐其大違之是九也
散之以豁壑之性舍梟鳩之腸直指天壤已稱
醜穢况乃舉兵內侮逞肆 回斯寔惡孰事成

之辰六月癸丑清疽之日幕府 通柝朝寄義首當慎

元戎襲行天罰今自 聖明將相仁厚

聖明將相仁厚

細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安國
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是以朝野嗾其易
取含讖判其成禽熊羆厲爪善攫與之心虎豹
摩牙起吞噬之情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
野奔雷以此定亂宜移畧刻雖復眾徒覆陸本
郡阻川何足以抗滌海之清當燒山之燧彼士
士民罹毒日夕逃竄無路常所惘然今復相逼
走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朋倒戈皆為
雲計無使一人迷時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

有如皎日攸之畫鏡文鄂州行事都世國隨宜
在應屢摧破之化之與武陵王等後曰武陵
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太欲仰
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冒者公待至止
面自答中不圖重關擊掃親接莫由若使巨朝之
誠終蔽於聖察莫遂之舉近難於鄂都則無以謝
禦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假不犯關陵漢期一
接表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船卷鐵之將煙騰
沈沈以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又言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
親黨辨款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
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
為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
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
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
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
難太祖劬勞日異卜世不盡七二日之期宗社已
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

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
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下盆口方平因
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
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且昇明二年
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
離散不可復制將攸之斬劉二人賜率大衆過
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去首餘里
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
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留介爲封人所斬

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剋城元琰逃
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
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爲敬兒所禽伏誅
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
至晉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即位聽攸之及諸子
喪還葬墓攸之第二子懿太子洸馬生攸之卒
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爲吳興太守
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
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

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為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在此意將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

初攸之切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來負有幹力召不肯來後秦貞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秦貞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遂討世急秦貞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而去秦貞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筆皆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

京都三人共上引據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會
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
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悞耳其後攸之為
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
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
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
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
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
攸曰我委管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

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蒼
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
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
鞭府職誠非體要曰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
軍事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鞭殺錄
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
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
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
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

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
 斲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
 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
 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
 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
 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
 人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珣
 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

別敗管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投首
 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武值太白時此與天
 合也且太白彗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
 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天曰今歲星守
 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道下珍東孫
 同裴茂仲武宗嚴之逆伏誅攸之表疏皆
 儼之詞也臧洪入魚城自歸公皇帝命將之
 同卷或為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洪雖食此樹閉皇多闕表義治流

本無吞噬之志也後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
根據有中流制桓度之業既主異務哀臣實不
黨難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
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故之何隱
西邇奉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
道鼎遷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
休既覆其族假之亦屠厥身文以豐亂自終
異代如一也

宋書卷三十四

七十四

列傳卷第三十五

宋書七十五

王僧達

臣沈

約

新

頌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曾勅令
風采太祖聞僧達賢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言
學及家事應對簡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女
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為始與王
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削者觀闕

鴟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聞異中奉
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
意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書觀
酬答不暇深相親美與錫不協諱家司東郡太
祖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至弘子說不
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
馬母憂去職兄錫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
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服闋而
宣城太守性好游獵以山郡無事僧達肆煮

或二五日不歸或數日多在獵所民或相逢
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
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
許賊還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
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
僧達未知所從答說之曰方今虜逆滔天古今
未有焉焉計莫若原蓋師之檄移告徇郡使工
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
也如其不能可躬率
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
國表之發許無不陸之復

致身南歸亦其次也
祖於韓頭即命為長
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
以慶之曰虜馬飲江
論開張執意明決以
以為尚書右僕射等
在虜將軍時南郡王
不成行仍補護軍將

是乃自漢道南齊世
入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
出是難見在元帝前議
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
西為使持節南蠻校尉加
宣求雷江陵南蠻不解
僧徒自負才地謂當時

年人為護軍不
生是辰籍業生
隨而策稠采必

求徐州曰臣事
念功臣曠及遺賤節短捐
謁十有一載早馮愛美

親威明而有志

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

偏蓋之識固不足

言世治備辨時宜稱以天

恩不可終報尸素

久處故猖狂

所懷陛下孝誠發

義順動物自龍飛

應九服同歡三光

而臣假視忘臣借聽民

謬黎氓

未歸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

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忘安者也臣取之於賦
磨言之於今嘗慮文之世何可謂藉已成之業據統
突之運重以布衣非合其憂勤治道而實誼披露
是誠猶有歎矣之諫況今承顛沛高機惟始思
未及言信亦違周臣之聞前則達有言天不重益
也一安不可立危一危亦不可立安陛下神恩
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縝謂今之務惟在在禹有
為己家國同憂允彼庶民之欲民有谷瘡
之聲君表納陛之志一懲弊之苦二無侈豫

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一其望與夫不當一平大
下一至若樞任重司漢用軒要鎮治亂攸寄一勳靜
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一而弗率事在適宜無或
定其出處天下多才一立於所用之臣非惟奇觀也
致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一有者臣雖得
免牆回書不入於學一每行無愆一及自無近於一
能直以應託門世夙列一榮齒且一之難一奔送江路
歸命一南關竟何功一以言官一而一出內寵陞
下一編一數句之中一以明詔一自非一以略一有一聲

言相無言可聞而事
言復而無懼固宜退省身
分識恩之厚不知報
言當在何期天見危致命
死而後已皆殷勤前
言息在必効之地使
言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
言厚厚祿居重榮
言及狐坐能而無喜於世者固
言所不能安也今
言猶敬三國未忘戰勝長以詭
言充宣裁防閑者
言禾獲已肆其輕濶之心况
言戎狄貪憚猶懷
言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飢
言容言遊魂言內
言俱言同秋在節胡馬

言其易登而之
言每一日三省志在
言遠近小大聞其所安受
言或備方得司者則慮
言之所辨情有不疑若首
言統軍政重動天兵既才
言於不用實誠亦非願陛下
言於於已厚願復曲體
言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
言彭城軍府即時過立
言且臣本在輓脫非希宗
言聖聖智小號足以自安
言願巫鑑慈特賜申矣則
言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
言不許僧達三答回陳上
言言不說以為征虜將軍
言吳郡太守壽歲五遷僧
言達謂不得意吳郡西臺

寺多言沙門僧達來須不獲意乃遣三簿顧曠
率門義劫寺內沙門僧達等數百高刺江反
及加僧達官位領兵營營置千人而觀立三
十隊隊八十人又立乞兒營多設公方坐免官
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官嘗受命軍人朱靈寶
及出為宣城太守已長僧達作列死也寄宣城
左來之簿注以為己子改名元序唐太祖以為
凌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
又加禁錮上表陳

左右傾意權書具上愈怒僧達遂死石
容僧達與之利款確叔父休為永嘉

不守當將一君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
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
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
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
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
短少闕官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
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昔以親

貧須養餽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遠
人殆不訥直實無緣坐閱宸寵爵家庭情計
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之私未用
又擢為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許有郡缺當
務處置會琅邪遷改即蒙敕往反始翰慈誘
殷勤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往年淪蜀長溪因彼
散失仰感沉恩俯望浮寵臣夙積禍外仍丁艱罰
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啓以奉營情事負舉猥
多鳴在宣城極其窮蹙春移任方冬便值慮

巨恭同肺腑情為動苦求還都侍衛
止之日戎旗已舉在郡雖淺而貧得分了
方披晨衣還事耕牧宣城庶詣闕
此從兄僧綽宜見留之聞疾寡任野
仍附啓苦乞且旋任還政未期以兄
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曾未
自處官以來未嘗有過家之積羸疾聞
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備交會魚
其所託

重平治要故收崖欽分無忘或項寔由有待業
供上裝未立東郡志無西郡志重具院斷懸荷
孰初願置乞江湖遠郡一二季中庶反耕之日
種藥有寄即蒙亮許嘗賜藥種運送厄運天地
角離世家聖朝門情之願及在臣身復荷殊識
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猶
之日不覺捐身卑難弱弱千里共氣繼罹凶塗
動臨危盡生幾朝露不察心絲信順所扶得獲
全濟再見天地重觀三子一時兄弟憎其等此

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會咀吉凶路塞悠遠之
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共公願分心挂腹實
亦私苦幸屬聖武剋復以大業宇宙廓清四表
靖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
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
終古常節智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息祭動
踰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
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獲又端右之授
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寧護軍旬

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
 網墨况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
 見故披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
 願以閑易要言措致苦播於辭續誠知固陋
 當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林示理無申可罪有
 恒典虛穢朝序輒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
 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相全養
 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
 驚收足失所本忘閉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

外訪於親以為天地之施不期報再造之恩
 不可妄屬故洗掃灰壤登於膏露上處聖澤下
 受生辰合芳離統遐邇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
 此歲自見妨長壽不可寧寧其沈放志事俱盡
 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瀆
 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意孤臣保
 不泯之澤夫讓功為高臣無功而讓尊喜為美
 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逸誠亦可懸文妻子為居
 更無餘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

朝昏素比日眩瞢更甚風虛漸劇漆理合閉宗
衛權底心氣冲弱神志衰散念此根莖不支歲
月參移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辰以終瑣運白
水皎日未定為慶一願垂矜鑑哀申此請禮達文
旨抑揚詔付閣下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
蘭臺又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
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季
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
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先是南彭城曹縣民

高開沙門釋曇首

世祖之瑞帝聞蕭鼓音與秣陵民宏期等
亂又要結殿中將軍由允具外散騎侍郎
蕭欣之司空去祭軍闕千纂太宰府將釋晨王恬
二年諱剋二年八月一夜起兵攻官門高掩太宰
江夏王義恭分兵龍裝殺諸人民以闔為太子事
廢樂見八當無與死者數十人何遠屢經在公道上
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闔事臨之下詔曰下僧達
餘處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豈啖值國

身事艱辛無主願效甄其薄誠誠貴其鴻恩時遍外
肉身窮榮寵曾無在洋人長德懷安日八協規西楚
志擾東區公行剽掠顯奪凶宮無倚結羣惡誣亂
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雪曾無公為感因心人志而
災火成燎原之勢消流北二河之形遂言品齒高
闇契知茲寶夏及詐妖圖說亦家亦國長治
梟餘黨就鞫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而猶欲隱
忍法為情屈小醜紛紛人扇方其甚矯構風塵志希
非說固已達諸公卿彭 朝野朕焉得輕宗社

之重行臣去之石礪山味亦聖典所同
律漢法收尚復一收付廷 屬肅正刑書故太保
華容文昭公弘契開歷朝綱繆眷賜豈容忘茲
勲德忽其世祀門壽國姻一不疑絕於獄賜死
時年三十六子道發後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
還京邑後廢帝元微中為廬陵國內史未至郡
卒葬會稽名實生本家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
立國子學為元嘉助教為太祖所知官至南臺
侍御史江寧令坐高閣及不即啓問與閣共

伏誅

顏竣字士榮琅琊臨沂人也先深大夫廷之子也
太祖簡廷之卿弟子竣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
測得臣文集得臣義禮得臣酒後初為大學博
士太子舍人出為世祖撫軍主簿其後愛賜竣
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
及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為竣在府有
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遷為轉安北鎮軍北中
郎府主簿二十八年卒虜上彭城元帝遣使求互市

或議曰愚以為

亦無益已然之明效何

以言其然矣歎

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

嘗拘制信義用穀其

謀皆奉江上之役乃是和

謂之所招歷稔六師

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

係遠不絕既積歲日

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

忿怒故至於深入幸

今因兵交之後遂成隔判

若言互市則復開曩

禍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

之利在得焉今棄此

重得彼下事互市

尚不足言況所得之

與彼數不十百倍一相交關

平難閉絕寇負力抗時... 現國情多難其求則... 生邊虞不如塞其端... 經邊事保境以觀其... 舍粗有學義謂竣曰... 應符名稱次第屬在... 叙之言遂宣布聞於... 故上不加推治世祖... 三十季春以父延之... 仕固求解職不許賜

... 太祖崩問... 山祖舉兵入討轉咨議... 領錄事任總外內并... 造檄書世祖發尋陽... 有疾領錄事自沈慶... 以下竝不堪相見唯... 出入卧內斷决軍機... 時世祖屢經危篤不... 召票凡厥眾事竣皆專... 斷施行世祖踐阼以為... 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辭常侍見許... 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 戶孝建元年轉吏部尚... 書領驍騎將軍曹心選... 舉自置不怠任遇既隆... 委無不可其後謝莊代... 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

見嚴毅莊風姿其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
人為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
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
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
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為飛
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
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
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曰
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為居彊以比漢侍中

之子先是元嘉中鑄四未錢輪郭形制與五
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
鑄孝建四銖三季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則
民或自五政開鑄流國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
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做
運道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循前弊無
復以初季歷既遠夏商屋椽墜落人剪髮日月銷
滅也實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天之謂
應或遵古與收銅鑄錢細贖刑刑者在

宜以銅鑄刑隨蜀為品詔可鑄錢及漢末鑄
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遂不
平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
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
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
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晉令民鑄改造榆莢而
貨輕物重又後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疏誠以
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單之器曩時所用四民
不造為害或多而中納民鑄遂行以能
且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銘
法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兵鄧之資農民
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
後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
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錢之家皆
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偽官斂輪郭藏之以
為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
格高稅三千嚴檢盜鑄之禁會樂錢奉之間公

私鑄鑄銅鑄事息矣偽自止且禁鑄則銅鑄成
器閉鑄則器化為財翦華利用於事為益上下
其事公卿太守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
議禁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
其雜偽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
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為利利在偽雜
偽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歛取輸郭藏為永寶愚
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歛輸郭輸郭
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為之疆制使按則

衆似逼奪又主三晉所禁所出一時施用愚謂此
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
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巨
特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息創輕患在冒犯今入
署必高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
然不斷又云銅鑄事息姦偽自禁愚謂亦縣內
銅非可平盡比以入銅蓋姦偽已積又云禁鑄則
銅鑄成器閉鑄則器化為財然項所慮慮於
形不以均知以勇

銅鑄事息姦偽自禁愚謂亦縣內

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故議曰良貨利用近
古所同鑄貨之道也漢世魏晉以隆未之能
改誠以物貨既均敗之偽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道
類三國言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閉者及鑄誠所
成同但慮採山畢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
貴器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
不行又云古者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
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古鑄利已既深情偽無
極私鑄則剪數書不可禁生錄生兩之鑄獨不盈一

字之三五於書財貨未贖下錢已竭數歲之間
爲虛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其於皇代今百姓之
貧難爲贖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
行品式未一須更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
實難言其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
豈贖無解官之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未贖
之道其此爲書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
雖息然致窮盡者上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
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

言時議者又以銅鑄難得欲鑄二銖錢錢又議
三議者將為官藏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
鑄錢式以救交車車國好民愚以為不然今鑄二
銖悉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之而人每巧大興天
下之貨將廢至盡空五廢其宗而利深難絕不
過一二年間甘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
鑄鑄有頓得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兩年歲
暮稅登財幣始是革日用之實不難數月雖權
可解之邪徒使惑口不意而始厥怨謀此

又甚不可二也民德大壞改鑄之日新禁市
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聞切慮猥及富貴固得
士大夫民困窮若此又甚不可三也昔使文益深重
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眾效若如此夫等當
莊取諸日八平前廢幣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
細言錢每出民間即填劫之而大小厚薄皆不
及也無輪郭不磨鑄如今之錢鑄者謂之美士
是知元正沈慶之啓理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
二錢文不盈三千大小稱此謂之鑄眼錢乃於

此者謂之變環錢入水不沉墮三破碎中并不
復料數上言高錢不盈一物十者一萬商貨不行
太三初准禁錫跟環其於通通用復禁民
鑄官銀亦廢工尋復並斷唯官鑄錢後自散騎
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如故表讓中書
令自虛竊國重坐落於妻聞命慙惶形魂震越
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
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良龍馭飢寒交切先
朝均庶品不遺愚賤得 耕稅之勸廁仕進

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綿億莫異越以不才超塵
清軌奉躬歷稔勞效吳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
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下閱殷憂啓聖倚附興運
擢景神塗雲飛海濶元絕倫等曾未三暮殊命
八萃詳科賞典則臣不應科贍言勤良則臣與
伴貴方欲諱款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微
身謫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
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彝
議定論之興懼必在通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

三
曰非據危辱將及于手所指論等膏言所以寤
寐兢遽維繫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務
其交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
為薄見許時歲旱民饑峻上言禁錮二月息米
近萬斛復代謝並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
未拜丁憂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峻著朝
之舊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多所興造峻諫
事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見從峻自
謂才是幹時恩以備其比當贊務居中承執朝政

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必疏之乃求外出以占
時旨大明元年幸以為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
求既許復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
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峻彌不自安每對親故
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
被誅謂為峻所譏構臨死陳峻前後忿對每懷
言不見從僧達所上頗有詔符據上乃使御史
中丞更徵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光
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沽富皇上是以王

故作或一皆為參天有背本義原好利忘義而
得自容盛世國亂清流若也右將軍東揚州刺
史建城縣開國侯顯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
地更造授以非次聖朝親攬高務一歸而窺覘國
柄潛圖乘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釐形
勢彌故傳詔犯憲舊須終聞而竣以通辭忤己
輒加鞭辱罔顧威靈吳此為甚嚴詔屢發當官
責效竣權恣不行怨對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
慝預聞中旨罔不宣露謫則委上恩必歸已荷

遇之門即加訪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為物
紀狡惑視聽動懼上宰激動問閭未上慮聞內
懷猜懼偽請東牧以下天旨既獲出蕃怨詈方肆
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協姦私宣
示親朋動作群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
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之表示危
懼深營身觀曲訪大臣恩不全立遂以已被斥
外國道將顛覆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關於
家阜負世議逮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

祿不充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
 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輒開丹楊庫物貸借
 吏下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
 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
 酣歌不異平日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
 吏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
 班河山出內寵靈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
 溪壑之心在盈彌多虎寇狼貪未足為譬言今皇
 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黠化寔唯害焉宜加顯

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別
 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臯上未欲僂加大
 戮且止免官竣頓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
 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而以相期卿受榮遇故
 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慮懼
 不自全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
 為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為奏
 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死妻
 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

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膏解帶義
止賓僚及運鍾傾破身危慮切擢瞻抽肝猶患
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宸威行萬物欲有必從
事無暫矣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
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
愈結嫌怨既前誅主自起竣之取費於世蓋由
此乎為人臣者若使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
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七十五

傳第二十六

宋書三十六

臣沈

約

新撰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
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謨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
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
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

矣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鄭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懷明竝從又

老後欲率南人竊發

事世被誅

後弘性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

弘乃位素顯傳詔見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為

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

弘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

狂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沒倭止海歸望見飛鳥

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二八吉茹九年至京邑以為

黃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

羣靈大動脩之為征西司馬討蠻失利孝武初

宋傳三十六
三
為寧夏總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
士眾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女我宣反檄脩之
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我宣聞脩之不與己同
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韋等襄陽脩之命斷馬鞍
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
是脩之率眾南定遺寇時世超民執義宣脩之
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伯在次脩之治身清約凡所
贈賂一無所受有餽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賄之終

不入已唯以撫納群蠻為務微為左民尚書轉
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
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
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
欲激之為設菜羹鹿醢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
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
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
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宗憲太僕仍加特進金
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

侍中特進如故諡貞侯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
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
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
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
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義爲業炳
素高節諸子群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
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

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慤殺泰
壯其意不書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
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靈辰武將軍爲安
西參軍蕭縣少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
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不和之
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
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
陽遠領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
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制取其形與

象相無不象之不驚萬會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
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恣一無所取衣獨蕭蕭然文
帝甚嘉之終以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
威將軍沈嘉等之率恣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
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太守田彥生率部酋反
叛焚燒郡城以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
恣率其所領先登衆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
二十年孝武以伐元凶以恣爲南中郎諮議參
軍領中兵差武即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沈陽

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
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世富豪方丈之積
以待其客容之而恣三設以業不茹粟針謂之曰宗軍
之慎職處衆人以恣致飽而云至是業不爲恣長史
業與恣郡無恙行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入朝三
年竟陵王羨據廣陵反恣表求赴討業雖請
都督之入恣遂以信與慰勉恣從軍理數一左右
恣時一壯之及行恣言請入將軍沈嘉等之初談
業與恣宗無恙及恣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

憲之... 人為... 衛將軍... 後獲... 馬脚...
... 直以為... 祿大夫... 加金紫... 有... 年... 堪...
... 御官... 言... 元官... 復職... 廢帝... 即位...
... 都督... 贈... 征... 將軍... 監...
... 大始二年... 詔以... 配... 食... 武... 廟... 子... 羅... 雲...
... 實詞

王玄謨字... 德... 太原... 人也... 六世祖... 宏... 河東... 太守...
綿竹... 後... 以... 叔... 司徒... 允... 之... 難... 官... 比... 居... 新興... 仍... 為...
新興... 門... 太守... 其... 自... 教... 二... 爾... 在... 泰... 容... 以... 為...

上谷太守... 陽... 慕... 名... 德... 口... 實... 秀... 早... 卒... 年... 諡... 幼...
而... 不... 事... 其... 父... 裝... 有... 知... 會... 金... 常... 笑... 曰... 此... 兒... 氣... 爽... 高... 壯...
有... 人... 稱... 其... 志... 雲... 之... 風... 武... 帝... 臨... 徐... 州... 辟... 為... 從... 事... 典... 與...
... 異... 之... 心... 帝... 末... 謝... 晦... 為... 荆... 州... 請... 為... 南... 臺... 行... 參... 軍...
... 武... 昌... 太守... 晦... 歎... 以... 非... 大... 帥... 見... 原... 元... 嘉... 中... 補... 長... 沙...
... 三... 妻... 故... 鎮... 軍... 守... 兵... 將... 軍... 領... 汝... 陰... 不... 守... 時... 屢... 之... 也...
... 三... 三... 三... 以... 歸... 文... 議... 上... 疏... 曰... 王... 途... 始... 開... 隨... 後...
... 論... 三... 三... 亦... 人... 事... 虎... 守... 清... 臺... 三... 准... 將... 之... 不...
... 三... 三... 亦... 之... 不... 固... 皆... 由... 以... 信... 後... 復... 請...

以三陽之為陽陽之南鄉發甲乙人以為兩道
宣德以爲德征之無遠徭之思及士有厚公受之歌若
歌以東國之衆經營平洛道途既遠獨言言筆文
美事陳先侯之策上謂毅景仁曰聞士女謀陳陳說
使人言時狼居意後為無安度美事爲韓國司馬
以城六守義官真慶玄謨上表以彭城要業承承陸
請以三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人舉平之狂
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請
斌節度玄謨高備城戍士女亦亦之國有言積句

不克虜主託跋壽率大衆號百萬四轉鼓之器并所
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壯而玄謨言依
所見多一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竹前
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
地以為空所室及魏救將士衆請發車為營又不
從將士多離怨又營在負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
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壽軍至乃奔退之麾下散
亡略盡矣魏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得復威震
天下控弦百萬山丘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

非良計也 魏文正初立議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
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
誦之不輟 心傳呼停刑遣代宗 禍礙江夏王義恭
為征討都督以為碣嶽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
追大破之 永元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三層城義
恭與玄謨 言曰聞因敗為成臂月
之徵也元凶 祇立玄謨為益州刺
謨遣濟南 刺史加都督

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明 柳
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 聖水陸行以
義宣遣劉謨之就臧質陳軍城上 用玄謨留老弱
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 督前將軍封
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 孝立武言玄謨在梁
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能明使 有司奏玄謨多取
寶九月盧張戰薄與徐州刺史 垣立護之並免官尋
復為豫州刺史准上命司馬 黑雲推立百冬侯方
為主改姓本名弘以惑眾玄 若討斬之遷寧

齊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州及僑寓玄謨請
主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魏肥之其年玄謨
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然民
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世元景弟僧景
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執乃制令南陽順陽上庸
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
解衆惑馳啓孝武於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
三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吳山風塵初不介
意君臣之際過尼相保聊復爲笑天伸卿胥荷玄

謨性嚴未嘗

帝以此戲之

明堂以本台領起部尚書又領北

臣隨其狀物各有比類多驥者謂

齒號之曰齒劉秀之儉各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

靈秀體肥起不便每至集會及所賜與欲其瞻

謝傾路以登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

像送其家懸事柳元景垣護之並此人而玄謨獨

受老儉之目凡所稱謂四方言疏亦如之嘗言爲玄

謨作四時 訶曰董余供春膳粟漿充夏食餉醬
調秋菜白醴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名曰三常
在左右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比目羅其
毒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
土飢饉以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
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
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從青
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既誅顏師伯柳元景
等在侍益甚以領軍徵玄謨于煖威勸無疾玄謨

自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一屢表
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恚明
帝即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為大統領
水軍兩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大將軍平江州剡
夏司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當出松鉅頭
之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
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剋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
更苛禁軍士謂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
猶曰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豈足言曰莊公子深

子繪嗣

史臣曰履之宗憲皆以將帥之材懷康黎之操有
足稱焉立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為
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顧心
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列傳第三十六

宋書七十一

